

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

——李凤杰创作论

谭旭东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

——李凤杰创作论

谭旭东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李凤杰创作论/谭旭东 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4

(文学时空作家书库/一叶 主编)

ISBN 7-5034-1469-3

I. 当… II. 谭… III. 儿童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2929 号

责任编辑:杨玉文 封面设计:文学时空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装订:北京空研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 字数:192 千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谭旭东，出生于湖南安仁一个教师家庭。我国新生代诗人、儿童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博士生。1991年开始文学创作与评论，至今已出版诗集《将你想象》、《母亲与孩子的歌》、《夏天的水果梦》、《妈妈像月亮》等6部，编著《爱心童话读本》、《百年中国儿童诗》等10部，译著《鸟儿们的小吃店》、《火魔王》、《会说话的老鼠》等5部，诗评集《外国小诗欣赏》、《当代新诗观察》等3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教育报》、《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诗探索》、《民族文学研究》等多家报刊发表60多万字的理论批评文章。其作品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

你的“发现”，令我敬重

陈忠实

每见到凤杰，便获得快乐。甚至在与朋友的闲聊中提及凤杰，顿然都会在心里潮起愉悦。未必完全是结识的久远或友情的深浅，尽管有 30 多年交往的时间了；未必完全是因为记忆里几乎搜寻不出稍微别扭的一件事，因为这种淡如清茶的友情也不只凤杰一人；我便归结为凤杰的性格，一个快乐的人，他带给我的是快乐，他留给我的全部记忆都泛着愉悦。

凤杰约我为谭旭东写他的儿童文学研究专著作序。我在阅读《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李凤杰创作论》书稿的过程中，在那些令人眼睛发亮心里也随之波动的字行里，时不时浮出凤杰睿智清明的眼睛和快乐的脸色，泛起 30 余年来没有剪辑梳理的原生形态的生活片断：在太白县城郊田坎上的漫天闲谈，记不清多少回听他讲述民间笑话笑倒一片的场面，宝鸡街头小餐馆享受羊肉泡馍的纯香，以浓重的西岐口语在各种主题的集会上做坦白率真的讲演，等等。然而，记忆里最深刻最清晰的还是第一次，在他的故乡岐山县文化馆我对他的夜访。

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随西安郊区卫生局组织的一个参观团体，到岐山县参观学习“改灶洁水”工作的先进经验，住在县政府招待所里。岐山是历史名地。周人入主关中前，在这里完成了

重要过渡。诸葛亮在这里演绎了半个《三国》。凤鸣岐山让一代一代的子孙享受着诗性神话的美好向往。然而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不说乡村如何凋蔽农民如何贫穷，单是吃水也是靠天。乡民在自家庭院里挖出一个极像漏斗的地窖，把天上降到地下的雨水收集到窖中，再吊上来食用。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传说中的水窖时，才感觉到生在灞河边上的我的幸运。那天晚上，回到招待所，停着电，百无聊赖，我便贸然找到文化馆里去，拜访已经有点名气的李凤杰。因为天太黑，看不出文化馆的格局，却较为顺利地找到凤杰的房子。进门的窗户下安一张带抽屉的办公桌，另一边靠墙有一个简易脸盆架子，后墙下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的床单是农家织布机织出来的产品，隐隐可以看见细密的花格儿。这种摆设毫无新奇或陌生，我在公社的办公室也是这种格局，北方地区的县和公社（乡镇）干部的房子，大都如此。那时候的干部，只有周六下午才放假回家，周日晚上必须回到机关，宿舍和办公室就兼容并蓄了。房子里点着灯，同样是电力严重不足，吊着灯泡却总是派不上用场，他点的是蜡烛还是煤油灯已经无记，尽管昏暗却不妨碍两位做着文学梦的青年奢谈文学，也不妨碍我如此近距离地欣赏那张英俊的脸。

这确实是一张可以用英俊来概括的未来作家的脸。浓重的眉毛，恰到好处的双眼皮，大而发亮的眼睛，充溢着聪慧敏锐的光波；鼻子直而不勾，也是恰到好处配置和谐；整个脸型和器官组合，几乎看不到任何缺点，有棱有角，疏朗协调，突显出英气却不见粗俗，洋溢着秀气却决非生活或舞台小生的奶油味儿。我很难想象，一个既无泉水也打不出井水只能窖藏雨水的旱塬乡村里，竟有如此英俊的青年从农家土炕柴门里走出来，而且正在击敲文学圣殿的大门。他那时候调到文化馆不久，那是因为他“文革”前就已经发表作品在一个县造成空前的影响的结果，与人情后门无任何干系。那个时候能在省级报刊发几篇文学作品的人，在一个县是了不得的

惊动四方的荣耀事。我们谈着文学创作，他又介绍了另一位作者徐岳。徐岳后来成为《延河》主编和省作协专业作家。凤杰矢口不提他曾经经历的政治造成的灾难。我在多年以后才知道，因为发表过几篇习作，“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右派”。他到文化馆来是平反以后的事。在后来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他苦难的童年和政治运动中的几经挫折。更多的却是从他的作品里感知。一个能够连续承受生活灾难，尤其是能承受极左的政治灾难而站立不倒的人，精神是强大的，既不会轻易改换自己的事业追求，也很难在变换着色彩的生活流里随波逐流，更难改易自己的精神旗帜和道德旗帜。凤杰向我如镜般鉴示着这个人生坐标。现在，偶尔小聚，望着那张英俊的脸依然不失棱角，也依然透着俊气，然而，业已花白的头发毕竟显示着岁月的无情。从发轫之作《铁道小卫士》到《针眼里逃出的生命》，再到《还你一片蓝天》，这些标志着凤杰艺术探索历程中具有阶段性重大突破意义的作品，不仅刚一问世便在文学界产生广泛热烈的反响，而且在无以数计的少年乃至成人读者群里引发真诚的呼应和共鸣。客观的事实是，这些作品以独特的体验所展示的生命内涵和艺术风貌，卓尔不群地独立于儿童文学领域，作家李凤杰也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大家。作为一个从古老周原干旱贫瘠的乡村走出来的作家，起码可以告慰在文化馆夜访时那颗高涨着创造欲望的心灵了。我曾经在感动王蓬的创作环境时说过，天才诞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凤杰同样让我发生这样的感慨和认知，喝着蜂蜜水嚼着面包可能成就天才，喝着窖水熬煮着的玉米糁子稀饭的乡村孩子李凤杰，同样可以进行天才的创造性劳动，而且十分出色十分卓越。

我很感动谭旭东在《李凤杰创作论》这部专著的《后记》里所述的写作缘由，在于他泛读中对于李凤杰的发现，不是一般地发

现,而是“惊奇地发现”:

他(李凤杰)的儿童小说看似传统,其实充满着苦难意识、忧患意识、人文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不但是西北小说的佳作,而且是当代儿童小说中难得的好作品。

这段话里有三层意蕴十分明了,论家与写家非亲非故,本不相识,由阅读中的惊奇发现到产生要做专题研究,再到专论出版,是一种纯粹的关于创作和评论的文学活动,与人情评论乃至金钱交易式评论的非文学活动毫不相干,我就完全可以放心地来阅读这部专著。另一层意思使我更加确信,好的作品还是不会被冷漠被埋没的,尽管非文学式的评论把泡沫乱抛乱撒,而富于生命的“难得的好作品”,还是会被如谭旭东这样神圣着文学的学者“惊奇地发现”。我因此而为凤杰感到骄傲和自信。再一层意蕴是我由感动到钦敬的谭旭东先生的文学精神。他在《后记》里直言不讳地点击了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现状的病相,用“文化泡沫”一言蔽之。这种病相不单发生在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领域,整个文坛都呈现着这种“泡沫”式的非文学因素。谭旭东在广泛的阅读中对李凤杰儿童文学作品的“惊奇”发现,直观地向我彰显着对于非文学因素的凛然姿态,应该是时下难得的文学的道德和良知,是促进当代文学发展最可信赖的声音。他看到了被“文化泡沫”“遮蔽”着的李凤杰和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专心致志写出关于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专论,我首先对这种文学圣徒的纯洁和坚定由衷地钦敬。道理很简单,以作品“进入”评论家的“视野”的这个最基本最正常最健康的文学运行规律,之所以令人珍视和感动,恰恰就在于非文学因素的“泡沫”造成了整个文学活动的病相。

谭旭东把李凤杰的儿童文学创作,纳入到中国新文学史的大背景上来比照,来滤析,来定位,其中许多作品是儿童文学的经典,

几位作家也是已有定论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大师，有的堪称新文学史上儿童文学的开创者奠基者。这样我就理解了谭旭东“惊奇地发现”李凤杰的深层意义。一个对儿童文学进行了独特的卓尔不群的创造劳动的作家李凤杰，终于被一位深刻地理解自己也深情地神圣着文学精神的评论家“惊奇地发现”，并被定位于新文学史中儿童文学的大家行列，应该看成是真正的文学精神的坚实存在。

谭旭东对李凤杰作品里的苦难意识和忧患意识的解析和论述，是准确而又深刻的。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的和自然（地理和气象）的、善意的失误和故意的作孽，造成了中国乡村持久的贫穷和接连不断的灾难，较之城市更甚更烈。苦难不是局部的，因而注定了经受苦难的人带有普遍性，也注定李凤杰是无法逃避的。李凤杰一来到这个世界便经受苦难，同时也看到整个乡村社会如同他的父兄一样遭遇苦难的人群。可以说，苦难像基石一样奠基在他的灵魂世界和心理感受之中。然而这毕竟不是李凤杰独有的东西，任何一个乡村人都背负着这种苦难的沉重阴影。李凤杰的杰出之处在于不仅把这种苦难感受升华为一种意识，自然就不会沉浸其中仅仅展示苦难，而是再升华为忧患意识，进入人道和人性这种精神和心理情怀的高品位的境界了。李凤杰的创作谈里坦露过这些，作品里的底蕴和精神指向也体现着这种人道和人性情怀。谭旭东的论述给我的启示，在于一个经历着苦难的作家要跳出苦难，要完成精神和心理的升华和羽化，其创作就不会局限在狭窄的个人苦难的层面上，而是以人性和人道的光亮温暖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心灵。

这种包含着人道人性底蕴的忧患意识，不单体现在凤杰对于过去生活苦难的写作的作品里，也体现在对当下现实生活热切关注的作品之中。谭旭东对《还你一片蓝天》和《魔鬼的诱惑》的高度评价，显示着论者敏锐的思想和独具的文学眼光。我们通常把这叫

做作家的“责任心”，也无可非议。那么李凤杰的这种责任心发自何端？显然不是受谁指派受谁偶尔启发，更不是要找一个别人不大关注的冷门而爆彩，而是源自于那个忧患意识。谭旭东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两部书的创作成就，也在评价着作家李凤杰发端与忧患意识的那个责任心。在我理解，此责任心有别于通常所说的责任心一词。这个责任心更见着凤杰的自觉。几乎是一种心理和精神驱使下的本能的写作行为，作家对社会的道义和良知，成为驱使写作行为的最重要的选择指向。

忧患意识也在深层上影响作家内在诗意的表达方式。诗意从来不会在空壳一类文字上闪光。诗意来自文字出处的精神底蕴。谭旭东在李凤杰朴实、准确且流荡着关中方言韵味的文字里发现了诗意，又可以见出他审美眼光的老到。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关于谭旭东先生研究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的专著，其实只要看重这个行为本身，就足以令我也有“发现的惊奇”了，无论从儿童文学在当代文学被关注的状况说，无论从儿童文学本身流行和发展的现状看，谭旭东潜心研究一位被他称为“被遮蔽”的作家的作品，应该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复归文学精神的垂范。

2004. 2. 21. 二府庄

目 录

序 言:你的“发现”,令我敬重	陈忠实(1)
绪 论 西北儿童文学创作群体简论	(1)
第一章 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发展概述	(15)
第一节 李凤杰创作道路回顾	(16)
第二节 李凤杰创作风格分析	(26)
第三节 李凤杰创作地位阐述	(32)
第二章 李凤杰儿童小说创作艺术论	(40)
第一节 五彩缤纷的形象世界	(41)
第二节 苦难意识:人性美与人道主义的展示	(51)
第三节 童心·诗意与地域文化	(61)
第四节 追求幽默与寻找快乐	(76)
第五节 简洁、明快、形象的语言风格	(81)
第三章 李凤杰童话散文创作艺术论	(98)
第一节 童话:幻想世界与人生隐喻	(98)
第二节 散文:真情与质朴两大因子	(104)
第四章 李凤杰儿童报告文学艺术论	(111)
第一节 关注少年儿童犯罪现象	(113)
第二节 真实图景与艺术手法的结合	(117)
第三节 责任心与作家良知的实现	(123)

第五章 李凤杰创作的自我体认和外部审视	(128)
第一节 李凤杰创作的自我体认	(128)
第二节 李凤杰创作的外部审视	(134)
后 记:我为什么关注李凤杰的儿童文学创作	(148)

附录

内在的生命与人格的力量	
——谈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格	李 星(153)
激扬少儿世界的生命正道	
——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片论	王泉根 陈晓秋(164)
守望儿童的精神世界	
——论李凤杰儿童文学作品的人文关怀	曹 斌(174)
《针眼里逃出的生命》序	王汶石(184)
创作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还你一片蓝天》序	翟泰丰(188)
风俗画中的苦难人生	
——重读少儿长篇小说《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	杨明琪(194)
朝圣者之路	
——记儿童文学作家李凤杰	安武林 李春准(202)
李凤杰生平及儿童文学创作活动年表	(209)
当代儿童小说发展概述	谭旭东(217)
谭旭东儿童文学批评与诗学论文及著作索引	(232)

绪论 西北儿童文学创作群体简论

西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热土,从中国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出,西北地区是以其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独特的作家群体而昂立于中国文坛的。从建国前的重庆文学、延安文学的兴起,到建国后文学陕军的崛起、西部新边塞诗的争雄、雪域文学的挺立和西北军旅文学的亮相,便可看出,西北地区的作家为中国文学胜景的构造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北文学、西北作家并不一定是封闭落后的,在苍凉中坚守,是西北人能够有所创造的基本品格,许多西北作家以生命的代价受到了艺术女神的青睐,于是,西北大地出现了像陈忠实、路遥、阿来、昌耀、周涛、贾平凹、马原、刘亮程、张贤亮、李云鹏、李老乡、陈德宏、马青山、李凤杰、王宜振、沈苇等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

西北地区文学创作的巨大成绩的取得,一来得益于西北独特的人文地理和山川风物。由于西北地区地形复杂,雪山、冰川、高原、沙漠、戈壁、森林、草原、绿洲、河流等各种地形地貌,呈现出独特而多彩的自然景观,也孕育了独特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文学,西北地区的文学就多了一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浪漫主义的气质。同时,由于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经济相对落后,生活物质相对匮乏,人民的生活境遇就比较贫困艰难。西北文学又具有坚实的现实主义的传统^①,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路遥的《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就可以看出陕西作家及“白杨树派”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和发展。此外,西北地区文学的

发展也得益于西北文学界组织机构的创立和健全，创办了一批文学创作与评论杂志，设立了多个西部作家研究中心和多种创作、评论奖，努力营造奋发向上的文学氛围，推动了西北文学的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宁夏大学就设立了回族文学研究所，对回族文学创作进行专门研究和整理。甘肃的《飞天》坚持走文学精品推介之路，使甘肃省涌现出了强大的诗歌创作群体，从而成为全国有名的“诗歌大省”。陕西作家协会多年来采取各种措施，致力于“铸文学大省黄钟大吕，绘西部开发宏伟画卷”，对年轻有为的中青年作家产生了明显的激励作用。路遥、陈忠实获茅盾文学奖，叶广岑、红柯获鲁迅文学奖，李凤杰、王宜振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就是他们身在西部、志在全国，勇于冲出闭塞环境而虚怀若谷、渴望创造的结果，为陕西省乃至西北的文学赢得了的声誉。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由于受到经济、文化、地理和历史条件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已大体形成了以北京、上海、西南地区“三足鼎立”，东北三省和湘、鄂、苏、皖、浙及西北的陕西、甘肃等八方相应和的创作局面。但由于地理的优势、传媒的发达、信息的畅通，上海儿童文学和北京儿童文学一直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占尽风光，受人宠爱。西南地区的儿童文学因为有领头人和专业评论家的促动，发展也颇为迅速。而西北地区的儿童文学一直因为地域的关系，很少为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界所注意。在西北儿童文学队伍中，陕西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应该是很有成就的。老作家王汶石在新中国成立初就创作了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儿童小说《蚩蚩》就是脍炙人口的篇章，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不可忽视的佳作。陕西儿童文学作家李凤杰，新时期以来出版了儿童文学著作三十部，他的儿童小说、少年报告文学、童话和儿童散文多次获奖，在全国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个性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社会价值，

特别是其儿童小说和童话为丰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形象宝库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以下将作专门论述)。王宜振的儿童诗创作是全国公认的,其诗集《红领巾之歌》、《笛王的故事》、《21世纪校园朗诵诗》、童话集《绿太阳》等,获得多项全国儿童文学大奖。安武林的低幼童话创作也很有成绩,出版了十余部童话作品集,获得过张天翼童话寓言文学奖等,他还在儿童文学评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受到了儿童文学界的注目,堪称儿童文学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地方政府担任要职的孙晓杰也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追寻空灵诗意,创作了许多有影响的诗作外,还创作了一些可评可赞的儿童诗。甘肃省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评论队伍也很强,赵燕翼是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引起关注的一位儿童文学老将,他的童话和儿童小说创作具有全国影响。汪晓军的儿童文学评论和编辑工作也值得一提。以成人新诗创作为主的林染、高凯的儿童诗和儿歌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由于中央政府实行的西部大开放战略,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必将迎来新的局面,又将带来文化建设和文学事业的繁荣,西北文学,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儿童文学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可以预言,21世纪的西北儿童文学创作将走出闭塞的局面,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亮丽、整齐、强大的一个方阵。这里就赵燕翼、王宜振、安武林等人的儿童文学创作成就及影响,作以简要论述。

一、赵燕翼是甘肃省儿童文学的功臣,也是西北儿童文学的一面旗帜,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是很值得研究和认可的一位作家。由于身处西北偏远之地,加之儿童文学批评界的某种疏忽,而且他本人也不事张扬,他的创作很少为其它地区的所熟悉,甚至《中国儿童文学史》(蒋风、韩进著)里也没有他的名字。赵燕翼的创作涉及面广,除了儿童文学作品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成人文学作品,

也从事过民间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和群众艺术的创作。从1947年第一篇短篇小说《地震》问世起,他还写了大量的戏曲、曲艺、故事等通俗文艺作品。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组童话。这些作品取材于西北民间故事,由于故事精彩、情趣盎然、语言生动,发表以后受到广泛欢迎。从此以后,赵燕翼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儿童文学创作。60年代至80年代,他经常到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创作了一批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儿童小说,以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新鲜的民族风貌而受到读者欢迎。到了90年代,他又致力于童话创作的探索,并自称他创作的是“新童话”。这些“新童话”数量大、质量高,给他带来了新的声誉。

赵燕翼是一位生活型的作家。他的创作完全忠实于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他曾说:“真实的生活,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活力,包含着极其自然的朴素的美。”“然而,当生活尚处于自然形态的时候,也往往是支离破碎、平淡无奇的。作家的本领,就在于能从平淡中看不平淡,从无奇中发现有奇;成熟的作家所具有的那种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技巧,都是从广泛借鉴,深入思考和艰苦实践中获得的。”^②根据甘肃省儿童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出版家汪晓军的论述,赵燕翼的儿童艺术创作基本体现以下三个关联:

早期童话——民间故事素材——童年生活经验。

早期小说——民族风情故事——牧区生活经验。

“新童话”——创作和探索——人生体验和思索(阅历)。

汪晓军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赵燕翼的儿童文学创作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民间文学养料的吸取。赵燕翼的童年是在河西走廊一个偏僻贫瘠的山村度过的,童年时代就接触了乡里娃娃玩的民间游戏,听过白胡子老头、小脚大娘讲的“古今”,还听过乡里的大姐姐给他讲过许多有趣的儿歌童谣。西北民间文学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深

深的根须，在赵燕翼儿童文学创作中，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作品，是取材于民间故事的童话，这也是他的早期童话，写作时间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之间^③。而恰恰是这一部分童话，最早给赵燕翼带来良好的文学声誉。赵燕翼说：“我在 1955 年 5 月出版的《甘肃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篇童话《黑黑和白白》，其素材即来源于我童年时代听过的民间故事。由于这篇作品变幻曲折，语言琅琅上口，深为当时的读者所‘喜闻乐见’，这就鼓舞我沿着这条路子继续探索前进，先后又写出了《金瓜和银豆》、《白羽飞衣》、《铃铛儿》、《五个女儿》、《白兔姑娘》、《米拉和尕黑》等一系列带有民间传奇色彩的童话作品。就从那时开始，我将我青春年华的一部分，献给了童话创作。”他还说过：“在我写的一些童话作品中，很多地方采用了民间口头文学语言表达形式。”《金瓜和银豆》1962 年应中国少儿出版社之约缩写成低幼插图本后多次重印再版，还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出版发行，在台湾也被出版。1960 年，茅盾先生在《1960 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评述分析当时全国儿童文学创作状况时，对《五个女儿》给予很高的评价，第一次称其为“童话”，并称其为那个特殊时代里“难得的佳作”。1962 年，冰心先生在回顾三年来儿童文学创作成绩时，尽管依年选本把《铃铛儿》当作“民间故事”，仍然给予充分的肯定：“《铃铛儿》是个很典型的中国民间故事。”而且强调“民间故事，常常是介于小说和童话、寓言之间的一种文学形式。”^④

对生活经验的表现。赵燕翼的早期童话，当然是他的生活经历的一部分成果，其中融入的思想感情，使它们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与传统的民间故事明显区分开来。而他的儿童小说的创作，也是从他的生活经历中产生的。不同的是，这些生活经历，一部分是被动的体验，另一部分则是主动自觉地深入、观察，由此构成的生活积累。赵燕翼 15 岁服役去的山丹军马场，在河西走廊腹地，古时